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大學士陳廷敬撰

神道碑　墓碑　墓表　祭文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張公神道碑銘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吏部左侍郎鵬言於朝曰臣遘罹閔凶父母相繼早亡父之亡甚不克備禮臣幼受學祖父祖父白首窮經年逾大耋卒卒時家貧無以葬海氛

薄江上迫臣家祖父母母三喪倉皇皆厝淺土風雨飄零有同暴露竟三十年臣有祖父母父母以至今日祖父母父母有臣無以安骸骨今臣年已衰暮門祚單薄終鮮兄弟晚無嗣息不幸一旦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昧死請歸展丘隴

朝廷憐其志報曰俞始鵬在御史臺謂其同官陳廷敬曰吾父渴葬冢中未有銘念日夜不敢忘得當世有文而行誼高言可徵信者即外碑顯為銘以章吾父之令

德庶幾可無憾將以待子余謝非其人不能鵬以節鎮撫山東及行再請余再辭後又相聚於京師及爲吏部又同官請益勤令其行也泣謂余曰吾嘗數句於子也子毋辭鵬言公白晳脩髯眉目如畫飄然塵壒之表意澗如也而門內修謹孝於二親母王淑人喪號泣如嬰兒事繼母潘淑人孝尤達於里閈潘生子士桂公友愛如同母生葢是時王父年七十矣下帷攻業制舉公跪而請曰大人膝下有少子幼孫可指誨大人緝學志不

訓天或者將大厥後願無自苦王父於是始辭諸生壹意以教子孫讀書佛寺中公親定省昕夕不以風雨寒暑偶輟不至時物新果王父或未嘗公不忍食歲時比鄰名會見新果物必奉以歸人知公篤於孝也重然諾輕財好急人絶乏行委巷聞呻吟哭泣聲必側立久之潛聽審知其疾病飢寒死喪之戚則使人遺之錢米或他物傾囊篋弗顧受遺者驚問所自終不令使人通姓名村氓張某應里役虧賦米百餘石歲饑無所取斂縣

官僱呼急氓懼攜其妻投於河傍一人見救之夫婦得不死其人謂氓曰我聞城中張君好義急難我與若俱往見張君張君宜可活汝氓以其妻隨其人與俱來公曰吾為汝辦此勿憂然實無米明日假於他所得米完如氓所虧數氓以是得活明年公道過氓疾作遂卒氓家當此時鵬與弟鶠應童子試於澄江王父卒以往比歸鵬不得視含斂公卒以癸未夏五月二十六日年若干權厝城南薛家園明年甲申遭亂鵬奉王父母淑人

避東潭不得歸五月

王師渡江園人以兵故窆公於其園後山其後依山屬壙樹松栢闢神道以表墳妥靈今又揭以龜趺螭頭之石葢公實葬於斯矣余既感其言信公之徳又辱交其子之賢也是皆宜銘焉公鎮江丹徒人諱士梅字調鼎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與公同贈官諱某者則其父也母王氏贈淑人公配韋氏贈淑人有孝行與公齊徳後公若干年卒別葬不祔

子男二人長即鵬進士官吏侍以請於朝者次鶡諸生

銘曰

于田播菑于堂搆基惟父邁種厥子似之公父斯賢家

不外師克肖惟孝百行以治如垣既崇益增其卑如稷

多稼如粱如茨不啚其躬是燕是詒罔壠鬱鬱清江瀰

瀰有華苗胄視此銘詩

公墓碑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齋崔

公諱蔚林學者稱定齋先生其上世小興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曽祖諱起堂祖諱環父名九圍順治辛卯舉人以東明教諭薦為白水知縣累封通議大夫起居注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詹事府詹事母杜氏贈淑人通議公精彊嗜學修行高潔有子三人公其仲也公順治十四年薦於鄉十五年舉進士中其科於余為同年生同館閣最久初見公英爽不羇慨然有志當世之務慕劉公因楊公繼盛之為人曰

此吾鄉先生好稱數其遺事後相國熊公在翰林倡明理學公既與游遂研索諸儒之書往復論議浩然有得曰道其在是矣葢公自庶吉士一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三年遷內弘文院侍讀二年遷侍讀學士於是公年始踰三十矣公曰吾歸事吾學耳通議公歸自白水卜居長垣公遂乞省視以歸居長垣益發羣書讀之尤潛於易嘗論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際猶少漸生漸長之義乃自為圖說後見瞿

塘來易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引所爲圖焚之其服善而不近名如此訪孫公竒逢於蘇門山留十許日寓書於其同學曰比登歗臺歴卲窩觀梅弄竹想見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丁繼母劉淑人憂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直起居日講轉侍讀學士居三年又假以歸家居三年復補侍讀學士兼職如故一日侍起居

上顧問歴官幾何年業何文字其録以進公奏言蒙

恩二十餘年兩以假歸家居前後十年曾究心經書傳注畧有愚昧識解容臣繕録呈進明日齋沐書致知格物說以進

上命講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陸之說非與公言臣不敢以朱陸為非顧臣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是年加詹事府詹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詹事如故久之祭告長白山歸詣

行在

上慰勞曰長途良苦公自再侍起居又四年得疾以告罷歸家居五年而卒公為學專務自得不徇世見以為茍同然其與人學語有合雖輩儕欽事之嘗見上蔡張仲誠沐於京師語人曰自我見張仲誠頓覺能割俗情凡事自已可作張主是非利鈍聽之已矣初為學語學有三闗義利毀譽死生晚而所得邃深曰其實義利二字盡之矣戒著書太早不輕立言所著有四書講義解易各數卷公病革通議公曰汝雖年不酹志與魏湯二

先生生同心死相從可以無憾矣葢蔚州睢州相繼淪喪公哭之慟睢州喪還公遣子漢源往弔而公卒漢源不及見也卒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春秋五十三公初娶梁氏贈淑人再娶張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漢源拔貢生有文學次渭源女四人將以明年十月葬於長垣東郭鄧岡之原吏科都給事中楊君爾淑以漢源狀來乞其墓道之銘楊君公同學不以盛衰死生易其心者余既與公以學相知且楊公之言曰銘公公

志也遂銘之其文曰

凡學之道行知尊聞有華其末而忘其根有念其本而陋是因聖道旣遠能弘者人崔公之學貴爲自得不泥古陳有識其黙取左右之源深以特如公之材不學而宫孰扼孰杌孰擠於淵旦暮焉巳曷克萬年德懋名卲久而彌大斯文山河俟彼礪帶先生之藏爾後保艾

明處士李鹿山暨配王氏孺人之墓碑

處士沁水土沃里人諱曰光輝字曰充實鹿山其號學

者稱之處士早恵好學家故貧窶失母益困會流賊起所過劫殺人燔燒廬室處士流離無所依就澤州周村鎮居焉遭疫以歿藁葬村之南隖孺人王氏提其孤返其故處日夜績而教其孤蓋少而老矣孤為諸生明經貢於廷有子二人皆知讀書當處士歿時年二十有六孺人年二十有二而孤六歲耳此雖孺人之志拚則然亦可見處士之刑於家者有足多也孺人卒年八十有五孤廷棟康熙甲子歲貢生孤之子賡功庠生敏功業

儒膚功吾舅氏之子婿而與吾弟素心以文字交游者也處士之葬卜地曰才茂城膚功介吾弟屬吾題其墓道之碑夫處士之為人孺人之存孤孤之子能不忘其先世之美是皆有可記者云

故明前兵部尚書張公墓碑銘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諱鏡心字晦臣累官兩廣總督徵拜兵部左侍郎尋加尚書總督薊遼不受事家居二年而明亡入

國朝順治十二年某月甲子春秋六十七終於家公歿二十三年公之孫榕端以進士選為庶吉士予時在翰林掌院事榕端髙其大父行請於余以其墓道之銘今十有二年乃始泚筆記公事葢公之歿已三十五年所矣公起家天啟二年進士為蕭縣令當此時閹豎專國柄士大夫黨朋公觧褐介廉自立不阿然已為海内數正人所器重顧交矣為蕭朞月大治調定遠立脫寃獄數十輩又調泰興為民辨漕賦所全活數萬家倪公元璐

方為東林傑魁數貽詩褒答崇禎初以治行殊異擢禮科給事中時國論紛囂疆域衝決公所言皆戰守大計流賊大蹂河北公言宜分路犄角控懷濟塞輝林扼靈陝而靈陝一路近河通關中地尤重武陟則委容帥左良玉益增兵而置監軍皆用公言朝廷方尚掾切以法繩羣下皆重足結舌莫敢出氣公獨言求治毋太急御下毋蓄疑公好惡慎喜怒布誠信去詷察辨忠佞惜人才省刑誅行蠲恤嚴保舉抑躁競簡練京軍責任樞撫

言切劘時病宜興以刻深希上旨陽遺書公比十漸疏
也公報曰畿東失守過在將領而逮速中樞遂謂卿貳
庶司悉可罪大獄起人爭畏事縮項緩急孰敢倚主上
嚴則輔臣濟以寬未聞以火濟火宜興得書不悅又因
天變陳春秋之義必有臣下擅權以干天怒者宜興滋
不悅公以吏科都給事中典大計烏程欲有所釋憾授
意公公笑吾豈能為執政報私怨哉拜太常少卿遷大
理少卿乞終養不許轉南光祿卿居二年以公總督兩

廣粤幅員濶山獠澳寇至紛不可治又中土新被兵相
嚮應遥和為亂公至陽生陰殺文教武威濵海數十郡
接日本占城暹羅諸島國公相視要害地三宿重兵港
口施樁閡賊舟不得前以意造三艨艟實火器甲卒三
千其中凡為應敵者備具山海間訖公之時毋敢為亂
楚寇張公既請沅虔粤合師以勦則堅壁壘屯險阨明
立賞格多出金募材勇士兵氣既奮乃令驍將深入賊
境轉戰兩晝夜斬千餘級賊大挫公遂督諸將乘勝擣

高獠紫獠二源二源者賊所窟巢諸將有難色公喻之曰池魚阱獸可一舉盡也若令縱軼走壙力難致矣楚寇即粵寇何以觀望為令一師從合水源趨主簿嵩而別遣偏師走鳥道襲得嵩嵩在源上兵皆乘高下擊賊賊不支破高獠賊盡奔紫獠縱火藉其山挾水勢進攻而紫獠遂破盡禽剗平王郭子奴諸渠賊自嘉靖百年逋盜皆盡是役也沅為主兵虔粵以客兵從粵功最楚人當國右沅後諫官訟於朝公亦弗以為意也安南黎

莫搆兵廣西巡撫請存莫圖黎公力言其失計輯馭交記二十卷以進盤古崗在萬山中盜阻險為粵患公卒用威信降其人而還公在粵凡五年數平劇寇繕兵積粟通鹺修築諸城堡生黎內附乃立學置師以小學孝經教其人公故廉蕃舶犀珠之賄以為故常者公皆罷之廷推吏部尚書者再已而擢兵部左侍郎既至命代薊遼總督加尚書後所代者至公以母老請侍辭歸賊急攻汴公即家上疏請河北設鎮臣及勿罷省試明亡

浮游江湖間自號雲隱居士大臣累薦不起公為人氣
意忼慨不為崖異所交游范公景文蔣公德璟黃公道
周劉公理順及前所云倪公元璐其人也黃公下詔獄
親知屏跡畏禍及公獨使人左右黃公傾篋金三百遺
其子黃公即獄中為詩報謝吾不及見公知公所從與
游皆天下所指名故其事業出處不苟如此榕端賢而
世其家高公之行而屬予以其墓道之文予安可辭公
元配秦淑人繼配李淑人皆有賢德男子六沅官生溯

歲貢生潛壬辰進士内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編修衍
廪生沖副榜貢生瀞貢監生女子一適貢監生李轄孫
男十三槐韓廪生榆雍樉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
修椰景橋恒楠蘧槫峴樾康楷達楝書梅調柚雲皆庠
生公卒之歲八月既葬槐樹村之原兩淑人祔康熙十
八年子沖等改葬南城村先塋之次公所著有孝友堂
集如干卷藏於家銘曰
明喪西隴盜流於郊髙冠大佩顧視逍遥朅朅張公宜

在師中建牙于南百蠻是監公奮其劒張皇搘霍羅浮爲鐔庾嶺則鍔波海不揚清湘洋洋粤無燧烽自西徂東公何不還靖此一方公還厦霞揺柱靡及公功在兵公事在牒惇史其誰考于斯詩

封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喬公墓表

寳應喬公聖任有子曰萊官翰林編修以其先君狀誌及史家所爲立傳示廷敬請表於其墓夫史之行有日矣公名在列傳傳信將來復何取夫余言也且吾言烏

足以重公敢以是辭編修君又介翰林學士張公敢復書以來曰史以行世而表以揭諸其墓也且編修君必以子言為重子不可以辭則採史氏所記合以編修君之言而畧為詮次之按公諱可聘字君徵又字聖任世居實應之柘溪因又自號柘田遺農父贈侍御公諱份母贈太安人沈氏初贈侍御公嘗為里厫長拾遺金還其人又嘗焚折劵契以行義種德沈太安人得公晚欲不舉夢神人止之乃舉公生而頴敏絶人好學能文章中天啟壬戌

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奄人魏忠賢顓國柄公亟以終養告歸崇禎改元補前官主山西鄉試久之考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以都御史陳乾陽評降應天府知事陞大理寺寺副轉寺正皆不就福王南渡仍起公御史掌河南道印王師下江南公棄官歸康熙十四年閏五月七日卒於家距生之年萬歴巳丑享年八十有七公之始為中書舍人也朝著濁亂羣小附奄戮辱賢士大夫刋章鉤黨海内紛然正人君子悉罹刑禍公於是時請告急歸殆易所謂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矣及崇禎初奄既被誅公復為中書舍人也當是時黄公石齋劉公念臺倪公鴻寶馬公君常陳公幾亭此數君子者皆世指目所謂東林黨人也公與之游日夜相切劘辨學術真偽政治得失人才邪正慨然欲以天下為已任吏部左侍郎張捷嘗力薦呂純如為本部尚書葢純如名隷逆案有旨不許給事中呂𢈪遂薦捷為之公上疏言逆案者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案百世不可改易者也犂小方輿金載寳謀欲攘臂搤掔乘間以翻

此案令捷舉純如呂桒即舉捷彼唱此和相倚為奸若不早折其萌則凡在逆案中者必彈冠相賀眈眈逐逐而來大禍自此始矣疏上公望益著呂訖外轉公居官潔清儉約風操屹然有闔樂山者以偽為璽書事發刑部鞫訊具供此弊沿百餘年惟掌印中書喬桒不受賄故事發耳天子聞而嘉歎焉其庚午主考山西也號得人最盛後多為理學名臣余伯父侍御公實出其門又奉使還朝數言時政得失時相温體仁憚公正人遣所親微諷之願一到門

臺省可立得公笑謝以不能竟不往凡在中書十年始得
考授監察御史其爲御史陳官守言責疏甚切至天子覽
疏中所欲見之施行者輒御筆以硃圈之多至六十四圈
宣付史館前後諸臣所上章未有此也其巡按浙江浙官
吏凜凜相戒勿犯喬御史權貴嚴憚公無敢以私干者嘗
出巡金華舟阻水漲求縴夫不得知縣盛王贊持手板立
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公乘肩輿
冒雨去人謂王贊且得罪公立薦於朝其公忠無已類如

此葢公外剛内和不尚刻激之行以釣取聲譽雖與東林諸人相交遊其是是非非不肯苟雷同附和也在籍侍郎蔡奕琛故與温體仁同里交最善為東林諸人所惡會有以奕琛私書上聞者下公勘報公平心以決或勸深文入奕琛罪公拒曰某奉三尺法不可故縱獨可周内耶於是東林黨魁亦有不悦公者矣而都御史陳乾陽以私人屬公公不聽觸乾陽怒遂坐公他事降官觀公之為御史如此詩所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者惟公有焉其仍起為御

史也數上疏言國家大事其大畧載史傳中而其詳有人之所難言者夫言人之所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盡言則其關於當時之利害得失可以鑒於後者可知也時外轉御史黄耳鼎承馬士英阮大鋮風指疏訐都御史劉公宗周所牽引甚衆公言宗周社稷臣耳鼎厭外轉誣罔善類欲以傾動朝士非人臣體請以耳鼎所外轉瑞南道換臣爲之於是劉公等卒無恙而善類頼以全則公之於東林諸正人其終始之義爲何如哉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公可謂兼之矣逮公之棄其官而歸也有合於易所謂髙尚其事之義葢公之經術之深見於治行出處之大者如此史又言公嘗自謂始讀王文成公書奉教於劉念臺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學已又與幾亭陳子遊知有居敬窮理之學最後讀宋諸儒語録知有四通八達理一分殊之學晚節益以朱子為歸始知有存養性情主一無適之學嗚呼公之致力於為學其甘苦淺深之故可得而自言者鑿鑿如

此此其所以以經術為治行也與編修君賢而有文能大其家學故掇取史氏之意而以為學之義終焉庶以塞編修君之請而荅吾敢復也公所著有自警篇訓子諸書藏於家皆所謂為學而自言其有得於躬行者公封以編修君前官初娶王氏繼娶潘氏皆前公沒皆贈太孺人子男五人編修君第三子也丁未進士用舉者試博學弘辭授今官其他子女詳誌狀者不具載

故北直隷任縣知縣盧府君墓表

樊川在陽城萬山谿谷之間余家焉其南半里許墟烟相接林木交映邑之所謂郭谷鎮者也其人多忠信魁梧飭修自好之士自明以來出而仕者未嘗乏人又皆磊落欲自表見思可傳於後然其仕以進士起者多故士之薦鄉書者率數數就春官試即不第不肯輕出以仕盧著姓也舉於鄉嘉靖乙卯曰守經壬子曰光閶萬歷戊子曰道昌皆不仕崇禎時破資格用人八年秋下詔書曰守令尤屬親民其令兩京文武職五品以上及

翰林科道外則撫按司道知府於舉貢監吏士民各舉堪任州縣者一人御史中丞雨蒼張公薦盧君時升即府君也府君字南征别字正安舉天啟甲子鄉試自其先世不肯以舉人仕君奮然曰國家養材務適用耳為濟源縣知縣一年調任縣以勤勞卒於官在濟源時流賊出没河以南勢甚張君詰戎防境賊不敢渡河歲大祲民聚而為盜數千人君勒兵陳其壘殪盜渠餘悉解散去大獄闗廷讞者百餘一日了之幕府交章薦君任

故大縣新被兵主者曰非盧君不可調君君至則扶傷弔死招徠流亡任以大治已又陶甓其城修戰守之具甚備巡撫件繫其事薦君有旨將內擢而卒當明之中葉朝廷以資格重士士亦以資格自重迨其末年邊事急思得救時之材始破資格之論然終無補於其敗亡者夫豈盡資格之故哉即以君之才僅而置之州縣之列即百盧君為州縣天下猶不治也其時之政地枋國事而宰化機者伊何人與而當是時方急守令其猶齊末之

論已余以是瘖歎想慕君之爲人而惜其非僅守令之才而又憾其不究其用也君卒之四十年君之孫啓茂請書其隧道之碣君之家世及其禔躬守官之詳見於雨蒼張公之誌者不具載余嘳君之生平而因以尚論其世如此

承德郎兵馬司指揮陳公墓表

海寧陳氏世家聞天下公獨以文學師其宗不專科舉進取晚得一官以老有賢子給諫君給諫君請急言先臣殁十年未葬臣母年七十臣獨子丐恩養

朝廷憫其孝命歸歸而以書走京師屬廷敬曰差吾父有日請子表其墓使者在門道遠不可往復辭謹按狀陳氏汴人宋太尉高公瓊苗裔也徙臨安贅於海寧陳氏從其姓既歷世久不可以復遂今卒姓陳氏由陳之始四世至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某公之曽祖也尚書公生四子為進士者二人曰與郊太常寺少卿曰與相貴州叅政叅政公生五子亦二人為進士曰元暉湖廣叅政曰祖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順天巡撫贈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其季曰元成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公貴州公之孫承德公之子也承德公生三子公其仲公以封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伯兄某之子為子是謂賢子給諫君公故世家恂恂退謹如寒門小生力學有聲為諸生科試之文傳寫海內咸指目為通儒大人遊國學益有名而公於失得榮辱一不以屑意退而奉母白首青衫有愉愉之色能以其學行仁義於家家以為師焉收族睦鄉好施樂義所全賴歲以千

百計嘗以書貽其子給諫君吾所濟小汝朝廷耳目之官苟有所利必在天下汝惟勉哉故給諫君所言必以利天下為心未幾乞養母歸士論貴之此吾之所以謂為賢也公諱之誾字仲升以例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娶獳人沈氏公卒以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春秋六十五某年月甲子葬秦駐鳩之原子詵壬子舉人吏科給事中孫六人世儁世儼世仁世信世侃世其公有文與德而不試其後必有能世其家而給諫君之所為必能有

大於今者凡公之行銘者宜詳焉不盡書書其概如此

祭少師衞公文

嗚呼公乎聞之古人志乎功名者富貴不能奪其守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情惟公淬厲磨礱以自勤苦及乎躋膴仕歷上卿亦既擢政地而冠簪纓矣而飲食居處如後門寒素陋巷小生葢自公之貴屋不加一椽田不加一塍敝廬漂搖不謀瓶罍此其所守豈貧富之所可動寵辱之所能驚其在

朝廷也國家頼為鎮静天下仰其和平無皎皎之行無赫赫之聲所謂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歴觀古今瓌奇之士往往樹壇坫獵名譽其後至於分别門户角立黨朋惟公沖然抑然不矜不爭公之志獨在乎德立而道明公之復起而來也

天子特詔謂公純誠再入中書以重機衡逮公之解政而歸也

天子特詔謂公亷清歳支重禄為世法程而世之仕宦

以矯僞貪冒而爲時所厭棄擯辱以至窮乏以終者多矣而又何取乎遑遑與營營則天下之富貴未有如公之亨者也居困守約躬自刻苦以磨礪天下天下之大方風流波靡而屹然孤處迴狂瀾於既倒視衆醉而獨醒使朝野之人知禮義廉恥之獨存者其誰之能也則天下之功名未有如公之榮者也亮節高風
兩朝之冠冕廉頑起懦百爾之儀型則天下之道德亦未有如公之宏者也天不憖遺一老以惠斯世使小人

有所愧而君子有所憑憂時憫俗摧痛難勝豈惟吾黨之故獨哀多而涕零也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嗚呼哀哉三年之喪而弔禮經不謂其宜然顧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銜哀寫慟誠不禁涕淚之潺湲自吾受知於司馬先生也當

世祖章皇帝臨朝之末歲曁今

天子莅阼之初年我公父子以親臣舊德致名位之蟬

聯敬在公門下二十有一載親覩
兩聖崇賢之盛際公父子濟美於後先門下士沐恩波
而霑榮寵傷今懷往能無悼痛於存亡聚散之間惟公
一代者碩佐理清時出處進退合乎古賢良以其器識
之高遠學術之源淵其生也當世有聲其歿也後世有
傳獨念敬蚤親絫範因緣出入於公門德不修而加退
行欲躋而彌顛歲之十有一月公以訃告赴哭如奔歸
而天降母喪凶變是聞慘割荼毒生離死分曾不得比

先生之視湯藥親飯含乎公側者可以無憾而惸惸哀疚竟抱恨於終天今當匍匐遠去瞰詞几筵豈其言之而不語庶幾情至之無文

祭故汾州府推官賫雲明先生文

順治丁酉之歲拜先生於太原旅舍至於今二十有四年過先生墓下具牲酒為文以哭之曰士所稱感恩則易而知己則難雖古之人猶莫不以為歎息矧邈焉責望於當世之時賢士當窮時有能引手挈提使感恩者

幾人而試以問於心曰知已知已云爾者則蔑乎其無聞何先生之猥直惟賤子其不忘顧我躋而公顛遭放逐其遑遑雖文章之小技拔駑鈍乎泥中嗟余性之多戇憤䜛術之易工每疾世而觸忤輒多異而少同辱先生之遥念曰惟吾子以心降嗚呼先生可不謂知我者今悼慕其焉窮望碩人之既逺緬吾道其何之馬首歸以北路悵顧瞻而涕洟

祭吏部左侍郎張公南溟文

維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十二月丁丑朔以吏部尚書管理修書總裁事務陳廷敬謹以清酌之奠告祭於故吏部左侍郎南溟張公之靈吾聞之憂能傷人樂且無害亦人壽之靡常曾何與乎欣嘅當戊辰之孟夏將頌繫於司敗既積憂之攢心身危機與駭械惟天王之聖明曰子知之無逮輟對簿於重闈指山陵其言邁嗟與子乎同曹行鑣聯而騎對嚴羽衞之森森從千官於仗外午憩息夫木陰雙蹲踞而交背愴風飧而

咽曉帳野宿而寤昧君豪氣其不除閔余聲之多喟謂潔芳以好修浼椒蘭其奚怪雖謡詠亦何為白日照夫幽曖感君言以破涕怡喪𢡖於醉囈余吐言而輒驚君告余以無悔余多憂而寡懽君數勉以為戒我慕君之坦夷散窮愁於礌磈偕往來於長路兼旬日以相賴洎余事之既明實神傷於羣態乞歸骸而解官君亦返乎江介謬推奬乎余文嘶蟲喑而蚓籟立車馬以在門使三索而辭再何歌驪無幾時遽吹簫而歌薤奄忽去

矣不留念憂樂之何在人處世如大夢夢樂與憂孰愈
撫往事之酸辛悅夫君之遺詁行委順其焉求訾逍遥
以卒歲誰過車乎丘墳終含痛如絮酹懼蕭艾之蕪穢
紉馨香以為佩報明德於知言凛年光之飆逝諒英爽
其長存鑒余衷兮來會

祭會稽唐公文

嗚呼天倪窅默孰賢而尊孰位不階有阨斯文神惢奥
靈稽山嬋嫣鏡湖曲流窈眇潺湲誕奇涵異旍耀無前

蜚英揚光世所覩閭賤子昔也冠而童碩歷午溯卯連
戰皆奔惟歲丁酉斾旌飄翻公銜命來至于太原古城
晉陽汾河在門豫讓之橋河水浤浤其聲嗚咽有溢其
瀆國士奮感苦語如新茫茫千載夢想斯人微公我顧
孰提於淵微公我訊孰躋於巔匪公曷親我文公憐羅
拔名儁人罔不歡網亦少容細誤桂駡於是役也觥疪
跋顛左降散曹載浮載還選公登明而以罹愆風塵佐
郡壯志皎然雲中既守鼓歌牧芸士絃其家祇戴其天

朝議思公流風孔延持衡魯鄒如鑒斯懸一夔至道謠
有誦言蘭亭宄在禹穴猶存絲竹觴詠笑語溫溫我傒
往候公見於軒立而倚杖臨風翩蹮游神八極何泰何
屯惟公之德可被九垠惟公之施不稱一身莫勝我悲
寄哀文篇歲寒路遙灑涕漣漣尚饗

祭劉石菴文

昔我世父視文於南登尤煦寒皎皎其心後士仕者蔚
焉有人公之垂髫見我世父余尚未齔事可記數補弟

子員不遺貧窶豈如後來高貲是語飄颻三紀余髮半蒼公以考終齋志名場公文之雄世父所識不發其躬一經以遺公子英妙余識其文兩世名誼光於見聞公歿無憾緒昌欣欣言情論往庶以侑神尚饗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嗚呼妊胎而教顔禱於尼有國暨家聖善是依況乎斯文天所未喪不擇邦媛篤生則妄故惟熊公隴西自出賢哉有母身度聲律是生公賢探微理窟惟道之統王

而西夫魯鄒既湮異端雎盱荀雄大疵而謂醇與嶷嶷
董相誦法聖道韓拒老佛辭欲闡奥訖濂洛關閩迺集
要猗覯鵞湖辨惑滋多象山濫觴姚江決波儒與老佛
判然三家將混而同代操彼戈爰慕河津餘干泰和接
新安傳公也則那非公之賢不衞斯道非母之賢公焉
是保何以賢公以衞道功何以賢母玉昆金友展也次
君亦踵公步爲母伊何其儀孔嘉專靜淑惠嚴整只多
曰惟孝經宣父所志曲臺之禮形乎道器夜誦旦思以

最其嗣自贈公曰以學交肆嗚呼贈公秀表江漢賊流楚郊奮與之戰以身殉忠母欲殉義引刃就頸之死靡二兩孤奈何誰與立者人遽止之刃不得下手提兩孤栖於故墟霜燈機絲聲詩與書卒以正學為宗世儒古亦有言此子此母醴長源深蘭茂根厚忽覩蔆殞天凄以寒朱雀草荒白門烏喧敘哀表德淚以氿瀾尚饗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於戲予以獨立而擇交之良也得夫人賢子中丞公之

直方予生顛危中丞是匡晚而氣增乞蹈周行曰母曰父倚閭而望
命釐庶績將父母不遑予留公往奠兹楚邦征西重望特鎮武昌荆山峨峨江水湯湯欽哉建旄民悦以康樞臺峻秩栢府清霜吏士畏之惟廉能剛予聞而樂惟母儀之克光母也誠賢出我太丘銘椒賦菊女儀早修洎乎降祚一秉嶶柔孝敬善慈家邦無尤和丸佐讀彤管芬流魚軒翟茀榮綸疊稠德厚慶長宜申天休我釐大

孌孽自已求赫赫中丞亦毋是憂麻衣遄返抱痛松楸天乎可問蒼蒼寥敘予不勝哀聞孌而疾匍匐中路同此悲戚峴山之陽留聲繼美毋可無憾賢而有子況復孫枝瑤除錦砌伊予頹然堂構其圯芳音未遐戢戢定趾恨不擩筆載之國史嗚呼尚饗

祭張烈婦王氏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張烈婦王氏大孃子之靈夫使吾居今之世由今之俗亦何為乎讀書而

頌詩余惟不忍於此日也故遐覽乎哲人潔婦之所為古之教者女有師氏猶之男有塾師何男女之多賢而竟寥寥以訖今兹知古者之不可作恒掩卷而涕洟夫以男子之賢得一人焉將心焉慕之而況夫閨闈之英可以起衰而振靡慨若人之所志雖習俗其何能移故凛凛焉寒如霜雪而皎皎焉炳若秋曦死者生人所必有如烈婦者將垂芳於天壤歷終古而如斯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午亭文編卷四十八

大學士陳廷敬撰

題跋　襍文

御書千字文跋

臣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昔者史臣將紀一代之至德至道大經大法必先首稱曰文文綦重矣而伏羲龍書神農穗書黃帝雲書爰自三皇已崇書道書綦

重矣我

皇上弘帝王之治統闡神聖之心傳天文覃敷

御書昭賁紹隆皇古濟美唐虞盛哉弗可及已臣嘗見

萬幾餘閒手不釋書煒煌

聖製昰曜斯文良由天縱生知加以時敏典學故盛德

日新大業丕顯如斯其至也若夫

親御翰墨旬月所書數踰萬幅祕府之藏充函屬棟時

蒙

賜賚臣工鴻寶流傳光被天壤矣至
御書千文真行草書已有數種各極其妙頃頒示臨米芾千文仙毫結字奎藻聯篇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而高莫能窮焉如嶽鎮海瀆之奠於地而厚莫可極焉臣等前所謂體勢則經天緯地風采則出聖入神也璧合珠連龍翔鳳舉八文六義應手從心運闔闢之樞機用文章之矩矱高掩東晉直躪襄陽臣等前所謂無美不臻靡法不備也神完氣足幾動天隨儼然太乙下觀自

有百靈潛衛臣等前所謂千言長幅立刻揮成自始至終無一懈筆也遂以是卜
聖祚之遐昌慶耉齡於億萬凡此賡颺之實洵為遭遇之隆臣等前請撫勒瓊珉恭綴跋語荷蒙
俯允敢布愚忱臣廷敬不勝瞻仰榮幸之至
御書後跋
臣伏覩我
皇上聖神御極勤政典學文治光昭聲教遐訖粵稽往

古載籍所稱若斯之盛者其在唐虞之際乎尚書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曰明曰文紀其盛德之彰著者也曰欽曰恭紀其盛德之積於内而立其本者也故凡推而行之大經大法舉而措之一事一物罔不由是我

皇上紹執中之統闡精一之傳見於政治而發為文章者洵已恢二帝之鴻綱冠百王而首出矣至若燕閒之頃親書冊灑翰墨凝神穆清天行日晶下飾萬物規橅

往昔獨運

宸衷則依然聖學之心傳也昔人謂書者心畫柳公權

告唐宗曰心正則筆正而程子有言作字須敬即此是

學自昔賢臣大儒莫不以書道為心法所關故其大要

亦惟以敬為本是則敬者政學之本原萬事之根柢也

臣在

內直一日見

手勅示諸臣曰人非敬則百事無成雖百工技藝之末

非敬亦無以自立況立身行已之大乎大哉
聖言此堯之欽明允恭舜之溫恭允塞也自堯之命舜
曰允執厥中執中者敬也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申堯
之說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
者敬也厥後成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皆敬也而仲虺之告湯曰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慎也欽也皆敬也周公之稱文王曰於緝
熙敬止武王之告康叔曰惟文王之敬忌又曰敬勝怠

者吉則是二帝三王無不以敬為相傳之心法者彰彰其如是也今日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聖文

聖書靡弗照被萬邦黎獻悚息仰觀僉曰

聖人在上煥乎文章抑知有所原本而然與臣謹奉

恩賜

聖書恭摹勒石因推言主敬之義紀於簡末葢臣所曾見於

黼扆之前者用以傳示子孫垂之永久臣不任榮幸之
至
起居注冊後跋
伏覩
皇上仁愛生民勤勞庶政彌歴年歲罔有間息至誠感
孚天人協應以故頃年以來驅除禍亂奠乂烝黎所向
奏功今年十月逆渠授首滇南大定封疆萬里灌燧銷
烽措天下於袵席之安數職貢於車書之會盡天所覆

悉享悉臣武功燀赫超踰往古此雖決策

廟堂信威域外將士恪秉成命集此大勲而揆其所以

制勝之由實皆本於

皇上憂勤惕厲仁民愛物之一心故受捷之日有戚容

而無喜色羣工請上尊號至於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

益廣珥筆之臣執簡備書與有光曜至若蒞阼迄今嚴

郊祀事

兩宮謹天戒急賑恤慎刑獄以惜民命重文學以興士

風優禮儒賢好問好察歲所冊記無虛日曠時皆班班可考匪有文飾而臣獨謂征伐之功由於仁民勤政之所致者蓋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在唐虞君臣相戒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保治戡亂其道同也孰謂武功者定非仁民勤政所由致哉繼自今

皇上益思上天所以輔德之意荅下民所以懷惠之心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慎而加之以兢兢使美

實光輝日新歲益書之典冊垂休無窮至於萬世永為法則其不亦偉與

書吳太伯世家後

吾適東海上過孤竹之墟拜伯夷叔齊祠下留數日低回不能去及讀吳太伯世家覩其事有合焉太伯之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孔子謂其民無得而稱何哉葢嘗稱堯曰民無能名其稱太伯也殆等於堯矣他日又謂齊景公民無德而稱伯夷叔齊民到於今

稱之蓋崔杼弒莊公而景公為其所立景公之得國以
崔杼之弒其兄夷齊之窮餓以兄弟之交相讓且稱者
稱其德也太伯讓同夷齊而曰民無得而稱焉此堯之
之所以為大太伯之德所以為至也自太伯以來十九
世至王壽夢壽夢有子四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
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讓位
季札季札引子臧之義固辭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
室而耕諸樊卒傳餘祭必欲以次致國季札自諸樊至

餘祭餘昧皆兄終弟及餘昧之卒皆欲授季札季札於是逃去嗚呼太伯之賢比於伯夷季子之節可謂不媿太伯矣豈僅如史遷所稱閎覽博物君子云乎哉且吾聞句吳之俗好義而有文其亦慕其遺風而興起者乎吾恨不能一至其處弔延陵之往蹟如過孤竹之遺墟而徒愴然興懷也

書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後

吾觀先秦文其背理害道者滋多大惡李斯督責書斯

誠妄人以申韓爲聖人以刑罰爲王道以堯舜爲桎梏以仁義爲邪説夫醯雞跛鼈曾何足與較天地之廣江海之大哉斯不足惡吾惡其文以夫世之好之者易也不然鄭聲之與雅樂厪然絶異矣苟有耳者能辨之聖人特著之以謂所惡者在此獨何故耶吾固惡其文之足好也

書河東先生集後

王介甫論八司馬皆天下奇材也爲叔文所誘至今士

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列於後世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介甫以子厚與七人者槩稱之而曰君子攻之夫君子好攻人吾不知其何如而或者輒曰此叔文之黨攻其人不復察其言介甫謂其卒為小人之歸也吾滋懼焉竊嘗謂柳子之文自子長已來罕見其匹故韓子以為似司馬子長雄深健雅崔蔡不足多也

考同時與子厚得罪者劉夢得雄於文亦不得與子厚為比況其餘人乎然則槩之於七人之中不惟不知言亦並不知人矣自昔敘子厚之文者類能言其文而未有能白其人者也惟嚴氏有翼序柳文引范文正公之言而為之說曰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及踐阼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韋臯等相忤内外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

人之名不可湔洗子厚亦可謂大不幸矣尚頼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吕温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宫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内

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襃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觀嚴氏此言可謂知柳子者矣余是以備錄焉不復別作裁製庶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葢以文正之賢天下萬世之所謂君子者也反是者專務成人之惡茫然昧於知識無怪乎並其文之可以經緯天地驅馳日月役使萬類亘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黨人也嗚呼甚矣哉且夫叔文愚騃妄作器小易盈非實有雄姦斷割之才不幸而居可為之地即使其務自抑損求合乎中當時朝列之衆好議論少成事充位嗜進之徒其亦誰肯直之而況叔文之愚騃妄作者乎居下流而天下之惡歸焉此所謂不可解免者也君子哉文正公之仁恕忠厚也原其心而寛其誅夫文正豈不知叔文之無可解免也哉其意若曰吾欲白數君子之枉不得不薄叔文之誅君子哉文正公也方叔文

用事時自知其不為士大夫所容也亟欲進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以正其名而善其用不可謂非一得之見也而為君子者超然遠引自適於聲利之外豈不甚善而無如其遭逢之不偶持守之不堅至於如斯也惜哉此河東先生之大為不幸也雖然使叔文之惡實甚凡有識者皆知避去況柳子之賢乎哉惟其猶知招致天下之英流庶幾有濟國家之政理是以柳子不辭而赴之耳當是時趨炎熱競茍得者今皆不為天下後世之所

指名其人皆叔文之所擯斥而弗錄者也而柳子獨蒙不白之譏此吾之所以痛恨於叔文也昔者佛肸召子欲往子見南子聖人之往行具在曾謂柳子之賢而昧於聖人之道耶叔文雖妄作必不至叛如佛肸其愚賤亦未得比南子佛肸南子聖人猶且見焉欲往焉況柳子之學聖人之道者耶吾願後之君子觀其言察其人庶乎柳子之賢可得而知矣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若柳子者人固可廢耶柳子之政具在方冊使其得志於

時為天下猶為一州也而固可少乎哉觀柳子之言雖古之善言為天下者亦無以過之宜乎柳州之政之足以令人思之而不置也夫古之人所以不可得而輕毀者其言在其人猶在也其行存其人不亡也子厚在時與其部將魏忠飲酒於驛亭酒閒謂曰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長慶三年降於州之後堂其夕夢歐陽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扶出廟門即死韓子羅池之

碑豈其誣與由是以來柳有水旱疾疫之災公私祈禱應如響答至宋元祐三百年矣柳民乞加封爵或廟額敕賜靈文之廟崇寧三年封文惠侯告詞有言生而昭爽後且不亡然則柳子之至今在而不亡者尤可信也使夫人之死而果無所知與君子猶且不敢慢易之而况柳子之昭昭然至今存而不亡者哉故夫世之尚論古人者以介甫之言為戒以文正公為師推是意以通之天下古今之人平其心而無易其言於忠恕之道思

過半矣因誦柳先生之文而並列昔人之所以白其人者以俟後之君子推明其義焉

朱文恪誥命書後

右明故相國謚文恪朱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誥命二道其曽孫今翰林先生竹垞以示余余方總史事既即史官所為公傳徵文考信采摭遺闕於横見側出之中加簡括焉事釐然具矣誠見公所為功甚大而其所自挾持為獨正也公翼儲副定國本

厥功大矣而吾所為公功在審人家國極重難返之勢獨立不懼而陰以捄天下之弊此其為功大而可傳也當公之時黨朋不觧闔禍滋興士大夫角風尚獵名譽以虛聲攖小人之怒雖罹毗敗而不悟顧沾沾自喜吾真東林真黨魁矣彼小人者不樂君子有是名而直使之無救於其禍敗必盡快其意而後止由是君子日亡國勢日去夫茍以取一日之名至於亡人家國而不恤吾於東林之君子有餘恫焉公當時議囂喧正邪襍糅

獨中立不倚出乎流俗之表不變容改度終始一節使向者東林之君子盡皆如公彼小人者亦不得橫被之以禍敗君子不亡則國之存亡不可知也不幸而功不就然其大者又詎可泯沒而無傳哉故曰其所挾持者獨正也公固以清廉聞於世其子孫往往仕宦而能貧獨以文學傳其家吾友竹坨尤顯名天下是皇勿替公俟必復於吾竹坨終有望焉此卷留余所且踰年一旦竹坨來告別也含毫黯然題其後以歸之

書塗母壽詩後

東君顯侯塗之自出也以其舅氏觀察君言屬其同年官詞館者徵詩於朝爲塗母王太淑人壽既得詩使者復以觀察君之請請余題其後余既已序太淑人詩書瑀琚之教節義潔固之行而勉觀察君移孝爲忠稱古風詩之義以告之矣余嘉東君之意而美卿大夫之善頌善禱也則仍與之稱詩以爲壽焉南陔白華束氏之所補正也南陔之詩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

潔爾晨餐白華之詩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說詩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東氏可謂善言孝者矣或曰孔子言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輿氏論事親以養志為大東氏南陔之詩所謂養口體者也白華之詩狹而未廣記之言孝曰居處莊也事君忠也莅官敬也朋友信也戰陣勇也東氏之言未盡其義故曰狹而不廣也余曰不然史稱廣微博學多聞性沈退不慕榮利為王戎

張華輩所辟用歷仕尚書郎趙王倫爲相請爲記室廣徽以疾辭歸所稱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廣徽之謂也有合於白華潔身之義矣故其南陔之作深以養隆敬薄爲戒而以蕞增爾虔以介丕祉終其義焉孟子言誦詩讀書貴論其世今

朝廷清明武功赫濯士君子奉其潔白之身出而公忠莅官則庶幾養志之大者不可謂非束氏之所願焉而弗獲者也束君讀書慕古能神明其意而不媿其先世

故余以此意告之使告觀察君

跋錢公浩川遺墨諱桓字握之又字浩川巡撫南贛

今士風敝矣友朋道衰甚者視親戚爲仇讐其有閔世疾俗之士深懲於此而潔清自好將以別嫌疑絕黨私不苟交遊介然特立於時而譏謗悔尤之及卒不得免焉宜其士風之日即於敝也葢其人既不能和光同塵見喜於當世不幸而見辱則相與非笑之或曰是其人之有以自取也然則欲求世風之不日即於敝其可得

哉雖然閔世疾俗之士殆猥者之流未得乎聖人所謂中行之指也仲長統有言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友不為人所信義未至也猥者可進於忠義而猶未得為忠義之至者耳烏可以自足乎哉吾觀太倉錢公浩川所與諸親故書牘意其人得乎孔子所謂中行之指者與不然何其溫厚坦易有君子長者之風溢乎行墨文字之閒如此也孔子又嘗謂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聖人不絶交友而乃有云上古

之世老死不相往來何其過也故覲於公而閔世疾俗息交絕遊之士可以㢘然返矣公之兩孫同時官於朝為省臺從與游得觀公遺蹟公之身行官治見於州乘者甚悉及余讀之而後有以知公之偶然之筆札能使人愛慕而寶惜之久而可貴者厥有由也是以有感而識之

記王大令保母志

大令保母志崑山大司寇健菴徐公以三百金購得其

墓磚始搨視世俗本所刻大令真行迴别矩矱嚴整風采秀勁余初見之真定梁公家愛慕之不能釋諸懷既又從公借觀累日公請歸省墓將行矣余嘗多借公藏書令捜檢前後所借書及此卷將内之公而於此有疑焉卷後跋者十三人以姓氏跋者十五人以詩跋者十八人自退堂僧了洪者至高文虎七人皆隸書書皆出一手趙文敏一跋以草書再跋以真書真書則尤絶不類文敏此顯然可疑者也而姜夔堯章跋獨詳可取以

為信馬跋言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王鐵得保母志并小硯於稽山樵人夔親見之志以甎刻甎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塟會稽山陰之黄閍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絶類靈壁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令銘字缺者俱與跋合又言與蘭亭同者二十四字之三年在各

二文能老趣興歲丑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勲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冐貞而而其甞見於大令雜帖者三字獻獻寧而見於蘭亭敘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柔恭屬觧釋交滿墓志等字尤精妙絶倫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為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

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思戀一帖同者九字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凡夔所說皆是也又言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為可疑蓋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邇則似疑東坡未見大令此志而偶然以合者然考大令

集保母志其文具在凡為文古人不嫌祖述坡公既於書無所不見豈獨不見大令此集乎夔輒疑其偶然以合者蓋既未見大令集而妄意古人陋矣蘭亭之敘承用劉越石荅盧諶詩敘然後知陏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豈亦右軍未見越石之文其合也亦出於偶然者耶故吾於保母帖斷其為大令真蹟無疑而所可疑者乃反在諸人之跋耳公博學多識而蔵弆古人法書珍秘幾與梁公相埒峙公如疑吾言當取别梁公試以

問之

跋項孔彰畫

唐人畫粉本正用墨筆宋元以來有水墨畫實唐畫粉本耳顧遂謂為正畫詎非難工者與近代能為此者盖多吾獨愛徐文長唐子畏有蕭然出塵之姿今觀項君此畫有徐唐遺意文衡山殆不如也然吾聞項氏多收古名畫故其所得如此事不師古以自矜可鄙者多矣獨畫然耶

梓潼陰隲文跋

道藏有言飛鸞度世余嘗竊歎上帝仁慈隱惻加恵下民如此其極至也昔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葢自是神人不雜矣然世之言神者或以謂芒芴渺冥而不可知不可知則亦不可信於是乎悖神而馳非理義而動以日趨於災害亡絶不測之禍非夫人之知有神而慤然不畏也其禍本於以神為不可知故不信不信故悖神而為無理無義以至於災害亡絶不

測而莫之救也於是上帝惻然閔憐令神之聰明正直而慈愛多行德善能化導一切者啟之以飛鸞度世之事以助成無言之化而顯其神以示人至是而神可知矣可知故信信故不敢悖而馳為無理義以自取災害亡絕不測之禍而且為善得福如影形聲響焉若梓潼此文是已梓潼之文蓋出於飛鸞是上帝之心也可不敬諸可不敬諸

二錢說

余今年四月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督理京省錢法既至寶泉局則偕其同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監督郎官而謂之曰此天下錢之所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錢願與諸公同之指白日以為誓居數月監督從廢銅中得古錢數枚余選其一文曰半兩葢秦錢也監督曰人言古錢佩之身吉請公佩之余許諾又數月余遷左都御史一日御史臺有公事不得至局局人以鑄錢請余視緡觧錢散脫亂布於席視畢局人去席上隱其一錢

又月餘晨起理寳泉事心有觸曰吾誓不受一錢前後取其錢二其何以自明立命呼寳泉吏喻之意而還之吏歎息持以去是日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有一月二十七日也書其事以自警名曰二錢說云

一錢說

昔予為二錢說葢取寳泉之二錢而還之為說以自警者也乃今又為一錢說云一錢者何始余每出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或曰見數人焉或曰不見一人焉夫

一錢至微也人與一錢至少也且或一人焉無之其為此又至易也世之人莫有肯為而余為之不哀者葢天下貧者多矣若貧而丐者則少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至於不可勝窮假令天下之人皆日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則於天下無窮之人無所大損而貧者得錢亦將至於不可勝窮則是天下之人不復有貧且丐者其為益豈不甚大矣哉或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恵令子自謂不取二錢而顧沾沾焉一錢之與得無可以

已與余應之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
二錢之謂也如其義也如其道也雖千駟萬鍾與人可
也況一介乎一錢之謂也且夫疲癃殘疾無告之人聖
人之所憫憐也昔者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孔子謂必
也聖人能之而乃專以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為仁
夫孔子豈以博施濟衆謂非仁者之事哉謂其難能故
曰聖也今吾一錢之與不可謂博人與一錢不可謂衆
而至使天下無甚貧之人亦庶幾所謂欲立欲達者非

與吾與子勉為仁是亦聖人之徒也所謂一介不與人者寧謂是耶客曰善繼自今請日行予一錢之說

惜分陰說

余今年閒居無事得遂其静坐讀書之願入夏執熱不出庭户所居街四通多朝市往來門前過客習知吾懶慢不好客客亦無所求於我以故累旬月無一至吾室者然吾半日静坐半日讀書或終夕不寐漏鼓分明東方已白常覺日夜之短而不足以供吾静坐讀書之樂

也而僮容飽食嬉游呿呿吁吁謂日之長謂夜之短羣
然一辭彼誠知晏息倘佯之爲樂而恨夜之短而不知
吾靜坐讀書之樂而並不覺日之長也雖然蘇子瞻云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
靜坐不覺日之長而子瞻所見乃與吾異且子瞻又非
不讀書者何以有是說耶葢子瞻求靜坐而不可得者
耳非真能靜坐也陶士行有言當惜分陰大司寇徐公
健菴取以榜其所居之室吾問公何以惜陰公曰讀書

夫公之蔵書之多甲於天下子瞻所蓄書不知多少顧其顛沛於道途又徙居無常處度其至多不能以當公而公讀書之多則雖子瞻有不能及也夫以子瞻之讀書而不知静坐之日易覺其短則似能讀書而不知静坐之樂者吾懼公之意或有同於子瞻之所見者故為是說以贈焉

說巖字說

客有問曰賢者名可斥言之耶陳子曰不可有說乎曰

有春秋紀季公子友仲孫湫皆字之而不名字之以為褒則必名之以為貶矣故凡書名者皆貶之若是乎賢者之名之可貴也烏敢斥言之耶斥言之不可矣可取以為人之名若字耶曰不可堯夫祖禹吾嘗病之矣或者以為謚也曰然則子之字以說巖者不若易以傳巖之為得也曰惡是何言與予非敢有取於是也夫浩然之亭陽城之驛昔人猶諱而易之若是乎賢者之名之不可斥言也而謂帝賚良弼版築之巖竟竊以自號焉

雖愚且妄或不至若是之甚乎且不敢居其名而引其姓庸愈乎夫吾之生近聖人之居陶唐氏之遺風而蒲坂安邑壤相錯也古今賢聖之人可慕愛者多矣獨有取於是乎哉士苟不自立而浮慕乎古人雖誦其詩書假其言貌偊行矩步以自號鳴於世而考其行有庸人市儈所不為者是直無救於愚且妄而已矣況竊取其名若姓引以就不肖之身而謂有其可貴者哉然則子曷以字曰志所居也始吾家樊川之上其南澗之東有

巖焉升巖而望月之始出也命之曰月巖巳而爲堂於巖北仰觀峯嶺下瞰林壑以居以游窮晝極夜至如初日上而雲飛夕烟斂而霞舉顥氣寫心流泉舒目飄忽萬變而悠然獨得吾之可說者存焉故又曰說巖夫時習而說所說者學也於聖人無所不說所說者言也今吾學焉而不能習又不得親見聖人而聆其言姑寄其意於巖居川觀與田叟牧兒生長嬉遊於此樂之終身而不厭是則吾之所說也若子之言遼乎异哉不倫且

甚矣子固有子之所說者而非吾之所謂說也道不同不相為謀客謝而退因書其語為說巖字說

廷翰字說

廷翰或有字之曰瀛洲瀛洲者海中神山也自唐以來翰林清祕深嚴之地輒舉是以相擬而今之翰林署中有瀛洲亭是其義也或者以謂翰者字之宜莫如是予竊觀世之軼羣之士流光揚聲躋顯垂榮連蹤疊趾出入承明以比古所謂登瀛之客亦拔其類而大其朋矣

而予之狂惛亦厠其間恐畏惴栗如弗勝焉伏覩跳踉潛耳嚄唶卷舌鉗辭重足屏跡道德日去悔吝日集愁憂之來天地為窄悵逐逐於泥沙盡栖栖於泉石良有辱於斯名殆無補於是職翰乎雖賢得無優於所能而詘於所不及乎其在詩曰之屏之翰蓋翰者幹也易不云乎貞者事之幹於是翰乃字公幹云觀於牆非幹無以為立方觀於車非輪輻非軸車無以行觀於幹而體用之道藏焉幹可不勉乎哉

陳存字說

陳氏子名存禮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存遺孤子也父不及名而宗人名之存藐然一身無伯叔昆弟奉其寡母以居家貧無所依惸而存者其身耳以存之緒不絶如綫使其身惸而存焉不亦既幸矣乎雖然夫人未有心亡而身存者假令有之亦孔子所謂幸免已耳傳曰操則存舍則亡存其操之哉操之斯存之矣操之操之以至長存易傳所謂成性存存也故字之曰又存

蔡霑雨字說

蔡子霑雨問字於余曰將有以自省焉嘗誦詩信南山之篇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而孟子言五穀者種之美者也遂字之以美穀吾方耕於樊川之陽荷鍤扶犁從田夫野老之後聽布穀之催春樂鳴鳩之喚雨芸而歌杖而息其於穀也目其生長覩其穫斂於是爲酒食饗我尸賓以繼詩人之所詠歌而嘉歎者且與子乎同之子如自省則盍思夫美穀之義而三致意焉傳曰苟爲

不熟不如荑稗可不儆懼與

飼虎文

維年月日以特羊飼虎為文告之曰吾聞之聖人雲從龍風從虎淮南子言虎嘯而谷風生傳言虎與龍並稱而嘯則風生說與傳同則是虎者靈有知之物也吾又聞虎山獸之君夫靈有知之物以長百獸宜其非凡為獸者之比可以理說之明矣吾為先淑人卜宅兆得洞陽山之南樊山之陰土人曰其下虎穴虎出沒其間余

曰虎靈有知之物必且遠去其後虎伏不出居數月虎夜纍纍行余乃謂虎夫毋没葳之荒野虎何忍蹤跡犯冢上以震驚吾母之䰟鬼乎虎敢侮予必殺虎乃已夜虎見告令之人有敢侮予者矣彼人也猶尚然於虎何責馬余應之曰是豺狼也虎爲百獸君豈得效豺狼耶虎去夢覺曰虎靈有知如此則盍閉閤思過於是齋心具特羊飼之土人讙然爭笑以爲迂而一老父言曰其横逆猶是也於禽獸何難焉余曰虎靈有知非凡爲獸

者比也今與虎約自飼汝之三日汝當擕女婦子徙女窟穴不使再見女蹤跡女猶不悛是豺狼之行矣吾誅豺狼如殺狐兎虎得毋後悔